

中西紀事

中西紀事卷之九

江上塞安

白門原約

道光二十二年

壬寅白門之撫。是時所議各條抄傳在外。予答友人書論其事。茲核以後來之事多億中者。因撮其大畧于左。

一撫議內稱通商馬頭。一廣東。一福州。一廈門。一甯波。一上海。凡五口。查粵東之香港。已于上年奏給在先。此時正宜與之說明。作爲粵東馬頭。不許牽及廣州省會。乃該夷竟以香港爲已得之馬頭。輒欲得隴望蜀。且五口通商。彼寄居之。而我取其稅。固猶然中國之版圖。主客之勢異焉。

若香港一島。已與割地無異。將來一切地租。襍稅。皆輸之  
于英夷。求如澳門之歲租五百。無其實而猶存其名者。且  
不可得。予竊慮汝陽之田之不復返也。既給香港。又准在  
粵東通商。是二口也。閩省界以廈門。又索福州省會。奉  
諭飭以泉州換給。卒不行。是閩中亦二口也。浙之定海。孤  
懸海外。茫无險要之可守。乾隆年間。夷人屢請在舟山建  
立馬頭。奉

旨駁回。迨伯麥攻陷定海。遽欲在此通商。浙撫劉韻珂臚  
陳八弊。今因索甯波。不復言定海。而浙撫向爭定海。今卻  
不爭甯波。予謂既得甯波。則定海是其出入之漚。何待于

索江蘇既得上海。則吳淞亦然。是江浙各爲一口。實亦二口也。通商馬頭。東南四省一氣聯絡。向則開門揖盜。今且入室操戈矣。此王寅私議之原藁。而後來應驗。遂不出意料中。如香港馬頭。近見西人月報。已隸英國。埠下與麻六甲新嘉坡。无異。又核其所收地租。獲稅各款。每歲可得十餘萬。居然中國大關一歲之額矣。福州通商。意在武夷山茶。見弟三條中。後見梁中丞歸田瑣記。有致劉中丞鴻翔一書。中云。執事亦知該夷所以必住福州之故乎。該夷所必需者。中國之茶葉。而崇安所產尤該夷所醉心。既得福州。則可以漸達崇安。此間早傳該夷欲買武夷山之說。誠非無因。若果福州已得馬頭。則延建一帶。必至往來无忌。某記得道光乙未年春夏之交。該夷某國曾有兩大船停泊臺江。別駕一小船由洪山橋直上水口。時鄭夢白方伯以乞假回籍。在竹崎江中與之相遇。令所過塘汛各兵開礮擊回。則彼時已有到崇安相度茶山之意。其垂涎武夷。可知。又言以福建而論。必不能富強于江南。浙江廣東也。乃江南浙江廣東每省止准設一馬頭。而福建一省獨必添一馬頭。以媚之。此所不解。況中原濱海各

省不一而足。倘援福州之例于山東，索登州馬頭于直隸，索天津馬頭于遼東，索錦州馬頭則槩將唯命。是聽乎況外番如英夷者亦不一而足。倘各援英夷之例亦于濱海各省請分設馬頭，亦將唯命。是聽乎且福州省城外距海尚有百十里之遙，蘇省城外距常熟海口不過百里。浙江城外距龔豬海門亦不過百里。廣州省城則外距澳門不過數十里。若皆以海道可通之故，各援福州之例于各省會城，然請分設馬頭，將何詞以拒之？按以上云云，核以後來之事，無不億中。附識于此，以證予說之合。

一約內但載通商之馬頭，而不及其不准通商者，是蹈粵東之故轍也。靖逆以六百萬圖了粵東之局，而不及江浙。今又了江浙閩粵之局，而不及山東天津。在當日誠慮其畫蛇添足，有意外波瀾。然當二十年義律天津遞書，回過山東求見撫軍，安知非藉以察看登州一帶地形，以爲異

日要求張本。至其滋擾浙江。又播散流言。將由福建廈門。再赴天津。要求一切。具見靖逆將軍及浙撫章奏中。在該逆聲東擊西。原不足信。惟天津萬無通商之理。正宜與該夷申明厲禁。載入約中。以杜其覬覦之漸。乃恐別生枝節。一味含糊。萬一二千一百萬欸後。該夷以一火輪船徑赴天津。要求通商。則當事者豈不又費一脣舌邪。況遼東環海爲衛。居庸關外實

陪京神靈宮寢之區。而上海沙船之至關東者。以自南北行爲回空。自北南行爲正載。是則九州之上腴。天地之奧區。烏可不慎與。

議撫之次年彌利堅人果赴天津呈請通商經部中駁回三十年英夷入天津亦卽

此意近日天津議撫遂求奉天登州各海口十年換約遂  
增入天津通商一條此皆二十年前億度之不幸而中者  
一約內二千一百萬之款內有烟價六百萬商欠三百萬  
皆爲重給何者粵東之六百萬名爲追交商欠實烟價也  
二萬餘箱之值義律曾索一千二百萬經彌人核其成本  
減半給之推算箱數銀數正與六百萬相符若使靖逆當  
日据實陳奏何至白門撫議又生六百萬葛藤即使濮馬  
等任意浮開亦可援揚商三十萬之例照數劃抵況靖逆  
以追商欠爲名商欠之數于官何預且亦何從得其確數  
是則六百萬之增款仍是義律在粵所索之價以不足又  
增商欠三百萬豈非多多而益善哉若夫軍費之一千二

百萬當日何以不向該夷詰問。中國兵興三載。所費餉需數千萬。亦應責令該夷繳出。以間執其口。傳聞當日議及此欸。張喜拂衣而起。是在僕隸庸流。尙知心抱不平。怒形于色。乃以一品四品大員。當口議欸。鹿澤長舒恭受。居間緩頰。蓋一道一府也。隱忍而甘一詞莫贊。所謂折衝于口舌之間者何在。尤可異者。受賂之欸。迥非逋欠可比。按年分給。偶有短絀。何足計較。乃至并加息一層。無敢與辯。亦經載入約中。粵東爭平。粵東乃至并加息一層。無敢與辯。亦經載入約中。粵東爭平。粵東乃至并加息一層。無敢與辯。亦經載入約中。粵東爭平。粵東

六百萬夷人爭用外洋法馬

白門爭息。該夷狂吹之聲。足令強者決背

儒者掩耳已。

商欠名目。始自粵東。其後因粵民燒其行棧。遂于八年寇天津時。索商餉二百萬。至軍費

名目起于白門。遂于八年寇天津。索償二百萬。迨十年寇京師。又增四百萬。茲法夷亦效尤。索之如數。作偏之禍。蓋



不知伊于  
胡底矣

一約內絕不提烟土二字。若以爲既撫之後。聽其私售。則內禁之弛。姑勿具論。而該夷牟利于中國者。實卽以此爲大宗。今貨物有稅。烟土無稅。是得小遺大。官課日形其絀。抵欠曾无了時也。若竟以此定其稅則。如許乃濟。奏請開禁之原議。則彼逞其桀黠。勢必開關開稅。聽其夾帶偷漏。而後已。是我徒博收稅之虛名。而受漏卮之實禍也。昔明人因中官擾累。請罷市舶司。議者謂中官可罷。而市舶司必不可罷。以國家大利之權。未可操之于商販之手也。今自通商議行。鴉片禁弛。于是利權操之于外洋。而烟土遂

爲各行之首業。此豈特漏卮之患而已哉。壬寅通商之後鴉片之禁大開  
直至咸豐八年始定稅則是法窮則變也

一約內准其通商各夷除俄羅斯外皆得援例入口。而當日彌利堅不預法郎西亦後至。于是白門之約專了英人一局。然所燒之烟非英夷一家之烟。商欠之數亦非英夷一國之數。若各國見英人一朝逞志償其積年之逋欠。安知無接踵而效尤者。當英人驕蹇粵東奉

旨停其貿易。其時各國貨船皆被英人攔阻。遂思各帶兵船與之理論。惜其時中國无居間謀間之人。使之以毒攻毒。白門之役。浙省探報有。近時粵東新到夷船十隻之信。

而法人藉講款來上海。又至江甯。是皆覘成敗以定從違者。此時賂款未清。伏莽不動。竊恐數十年後。或分道而揚鑣。或合謀而定從。爲中土之患者。又豈止英夷一國而已哉。款議既成。各夷皆在粵東。援例以請。而俄羅斯亦附英。彌海船駛赴各口。遂有二十年後合從稱兵之事。此皆億度而知其必然者。

一撫議既准通商。亦須申明舊章。以定限制。如乾隆間所定頭絲綢緞等貨。皆有成案。雖

國家例禁。積久漸成具文。然外夷不能無顧忌也。前年夷人擾浙。曾望顏倡開關之議。以爲大黃茶葉。關係外洋生計。即使將來誠心悔罪。奏懇通商。仍不許其逾額多運。又

另片奏澳夷互市亦請定以限制等因。查舊檔乾隆中葉因厄魯叛賊舍楞逃入俄羅斯索之不與遂絕其恰克圖之貿易時大西洋各國市大黃于粵每國限以五百觔防其漏入俄境也。林文忠覆奏內稱歷來大黃出口多者不過一千石緣每人所用无幾隨身皆可收藏且尙非必不可無之物不值爲之厲禁惟茶葉歷年所銷自三十餘萬石至五十餘萬石不等現擬酌中定制設立公所稽查不准逾額多運卽爲箝制之方等語。予謂外洋欲以烟土漏內地之銀先以烟土漏內地之貨四洲之大中國其一隅耳。昔人謂雕文刻鏤傷農事錦綉纂組害女紅謂其爲末

業也。今以末業耗民力。衣食之源已虧。而又操有限之具。以給無窮之求。百貨騰踊。民力幾何而不竭也。竭中國之民力。以供億外夷。馴至殫終歲之操作。不足供其燭火之一吹。此豈特洪水猛獸之患已哉。福州既得茶禁。大開將來入武夷山中。不啻探囊拾芥。加以各省之紅茶綠茶。競趨其利。其出洋較十九年之前。何止倍蓰。此固非叩杖鉤醬葡萄苜蓿之比也。他如銅鉛鐵錫。皆有常禁。通商之後。一任其予取予求。不敢究詰。然則二千一百萬之欸。特其太倉中一粟之利。而議撫者貿貿也。自天津新議行所定通商稅則條約入口出口皆有貨單。除烟土已定稅。則不與他貨之百中取五同科。其餘則銀錢米穀。荳石硝磺。白鉛等物。向例不准通

商者今悉弛禁載入第五條約內其實自壬寅通商以後一律出口夾帶偷漏之弊與烟土同今悉弛之然魚羊之徒存者亦廢矣

一約內五口通商之地悉由該夷人挈眷居住查粵東開港定例不准夷人攜帶眷屬自道光七八年間有英人大班來粵託以患病需用人乳挈夷婦一名逗留在館旋被大府逐之去後數年義律來粵續充大班遂援前例今通商約內先將挈眷一層敘入欲以弛粵東之前禁也然五口之中如廣東福州則有省會上海甯波亦有府縣城而約內未經分晰將來領事寄居毫無界限又將挈眷入城矣當二十年英夷破定海其兵頭伯麥者予見江蘇探報

言定海有士人持其愛女以獻于伯麥。一時夷船來浙多  
挈眷以從。有年家子定海人。聞變回籍。安置家屬。次年挈  
之至。當塗爲予言。初到定海。鄰人屬通刺夷酋。可以紓禍。  
不得已具衣冠拜謁。該酋亦報之如禮。又見城鄉眷屬與  
女夷亦通往來。是則祭野起莘有之嘆。徙戎貽江統之憂。  
夷人出幽谷而遷喬木。華民服左袵而言侏儻。毋亦地氣  
之循環。感應于人事者與。議撫之次年夷人卽請入粵城  
卒釀粵中之禍而閩中已于道

光之季植在城內烏石山  
上起造房屋皆見前卷

一約內該夷之有職者與中國官員平行往來。謹按

國朝故事。凡安南琉球等國貢使之至中國者。督撫皆坐

堂皇。通事導貢使入。免冠拜伏。屏息待命。英夷自嘉慶二十一年。加拉威禮至粵。爭謁見儀注。制府從權許免叩見。然猶免冠致敬。當時制府離席立受。聞者非之。今約內改用平行禮。毋論其與。

國體大有關係。而該夷官職。亦有尊卑大小之等級。約中但分出總管屬員二層。而該夷何者爲總管。何者爲屬員。亦須令其來至海口時。以本國咨會爲憑。今一概抹煞。將來住海口之公司領事人等。夜郎自大。不受地方官約束。此賈生所謂倒縣之勢。足反居上首。願居下者也。近聞該

上海每出入前驅者執棒導之行。滬中自上海海道以下。遇于途皆屏驕從息鼓。角以俟其過。其後天津新議定正領



事與道臺同品副領事與知府同品其實領事所理不過貿易瑣屑及華夷爭訟會同地方官平其曲直而已自領事與監司敵體凡有華夷交涉事件徑行越訴不復知有府縣豈非首足倒縣之明證

一約內載傳習天主教者中國官須一律保護不得刻待禁阻等語查天主教自明季入中國

國初楊光先箸不得已書攻之調十三省皆有天主教堂是其由來已非一日後因新法參用西人奉

諭許自行其教不准傳教于華民續又嚴直省開堂之禁

而傳者日多恒以夜集堂中男女一處今又載入約中將

來白晝公行何所顧忌用夷變夏之漸不可不防

此約既定遂有二十五年法郎西在粵請聽華民習天主教兩廣總督批以奏聞議允行見前第二卷中皆自白門條約啟之也

一約內釋放漢奸一條尤不可解。漢奸受雇于外洋。或充其間謀。或助之打仗。被官兵擒獲。械入獄中。該夷卽欲袒庇。亦須假託彼國之人。求官釋放。帶回本國。如洪任輝之往事。中國雖掩耳盜鈴。尙爲名正言順。今約內明指漢奸。勒官放回。是此輩恃夷犯法。叛逆彰彰。漏網而出。昔日有罪。尙須遠投外洋。一自夷人寄居內地。則竄身尤爲自便矣。予謂該夷業經就撫。應責令將夷船上所帶之漢奸悉數交出。以清中外之畧畛。今不責漢奸于夷人。而夷人乃索漢奸于中國。是胥天下而爲漢奸也。英人曾在新嘉坡開設英華書院。招致中國之文士。束修薪水。皆數倍于中

國又聞粵中罷兵後。該夷行文照會粵東各府縣教官。指出該處之某舉貢某生員。令其資送出洋。是相率而爲漢奸者。又不止刑餘商賈之輩而已。宋之秦檜。夫豈非漢奸之魁。而和議之戎首哉。天津之役。殷兆鏞奏稱李太國卽廣東嘉應州人。而魏默深曾識其父子。同各循外洋例也。

增錄浙撫劉韻珂致金陵三帥書

撫局既定。後患頗多。伏念計出萬全。自必預防流弊。而畧人不能不鯁鯁過慮者。查英夷船隻散處閩粵浙蘇較多。其中稱有他國糾約前來者。又聞粵東有新到夷船十隻。倘該逆退兵之後。或有他國出而效尤。或卽英

人託名復出。別肆要求。變幻莫測。我未能深悉夷情。又安能盡服醜類。此不可不慮者一也。該逆在粵。曾經就撫。迨給予銀兩。仍復滋擾不休。反覆性成。前車可鑒。此次議定後。或又稱國主之言。謂馬郭等辦理不善。撤回本國。別生枝節。此不可不慮者二也。該逆屢有前赴天津之謠。去年來投書之某某。今年委獲之郭逆義子陳祿。皆云。雖給銀割地。決不肯不往天津。而現索通市馬頭。又不及天津。殊爲可疑。能杜其北上之心。方可免事後之悔。此不可不慮者三也。通商既定。自必明立章程。各有關口。應輸稅課。萬一該逆仍向商船阻勒。勢必不

能聽其病商攘課。一經禁止。必啟事端。此不可不慮者。  
四也。通商之後。各省均照粵東定制。民人與該夷獄訟。  
應聽有司訊斷。萬一案涉夷人。抗不交出。凶犯。又如粵  
東林維美之案。何以戢外暴而定民心。此不可不慮者。  
五也。罷兵之後。各處海口。仍須設防。如修造炮臺之戰  
船。添設兵伍營卡。本以防海。非以勦夷。倘該逆猜疑阻  
擾。以致海防不能整頓。此不可不慮者。六也。今日漢奸  
盡爲彼用。一經通商。須治奸民。所有內地民人。現投該  
處者。應令全數交出。聽候內地安插。否則介夫夷漢之  
間。勢必恃夷犯法。從此不逞之徒。又將陸續投洋。匪徒

有害良民萬一該逆庇護官法難施必尋衅隙此不可不慮者七也既定馬頭則除通商地面餘皆不容泊岸倘有任意闖入以致民衆驚皇或取牲畜或掠婦女民人不平糾合抗拒彼必歸咎于官而興問罪之師此不可不慮者八也名曰通商本非割地而現在已將定海城垣拆毀建造洋樓縣亘數里夷兵挈眷居住大有據邑之意倘各省均如定海恐非通商體制腹內之地舉以畀夷轉瞬之間卽非我有此不可不慮者九也中國凋敝之故由于漏銀出洋今各省內有夷船漏銀較前更甚大利之源勢將立竭會子交子之弊政將行國用

民用之生計已絕。嗣後雖准以貨易貨。較前更須嚴禁漏銀出洋。犯者无赦。而衅隙之門卽在于此。此不可不慮者十也。至于議給之款。各省分撥。承示此項銀兩。須勒紳富捐輸歸款。浙省自軍興以來。商民捐助餉需。爲數實已不少。甯郡爲全省菁華。又被逆夷搜括一空。去秋收成本歉。冬間復遭雪災。各屬饑民滋事。節經勸捐賑濟。體察紳富情形。實已竭蹶從事。若責以賂夷之款。勸令捐輸。勢必不應。若如川省之議增糧賦。江浙萬不能行。必至忠義之心。漸成怨毒之氣。故勸夷之銀可勸捐。而賂夷之銀不可勸捐。他省完善之地。或有可勸捐。

浙省殘敝之區。萬難勸捐。惟有據實陳明。不敢妄有欺  
敝。惟含容亮鑒之。

再成敗安危之機。自此而定。如病症本合用大黃芒硝。  
忽爾瞑眩。一醫遽易以參朮。後醫知其誤治。仍用硝黃。  
而銖兩輕減。配方襍亂。屢試屢劇。于是庸醫羣以爲硝  
黃固不可用。投以大劑參朮。不復瞑眩。而自是遂成痼  
疾。不可爲矣。就今天下大勢而論。文官愛錢。而又惜死。  
武官惜死。而又愛錢。加以兵无鬥志。民有亂心。帑藏空  
虛。脂膏竭盡。戰亦敗。和亦敗。然戰之敗。敗于无人和之  
敗。敗于失策逆夷之反覆。姑不具論。卽善後事宜而論。



已僂焉。如不終日之勢。導之爲逆者。漢奸也。除尋常受雇持刀放火各犯外。其爲逆主謀。以及荷戈相從。何止萬人。夷雖戢兵。若輩果散歸田里乎。如仍混迹于夷。藉夷之勢。作奸犯科。以謀衣食。官不能詰。吏不能捕。況夷既以兵脅和。固已夜郎自大。通商馬。清道而來。文武官吏皆將尹邢避面。取人財貨。掠人妻女。又敢問乎。一也。名曰四處馬頭。實則隨地可到。假令從數十百里深入漸進。又遨遊蘇杭嘉湖等處街市。孰能禦之。二也。不軌之徒。干犯國紀。竄身夷館。卽屬長城。三也。民犯夷則惟恐縱民以怒夷。夷犯民。又將執民。以媚夷。地方官只

知有夷不知有民四也。水師將弁本皆儒怯。洋盜出沒伺劫。只須懸一大英國旂號。我兵便已胆落五也。挾兵通商。自必免稅。沿海諸國大率爲英人脅服。此後貨船皆附入英夷。我設關而彼收稅六也。然此時所痛心切齒者。只在用兵如兵可用。區區之稅固不足云耳。黃巖一縣。无不吸烟。晝眠夜起。杲杲白日。聞無其人。月白燈紅。乃開鬼市。烟禁大開。鬼世將成七也。兩年來干戈擾攘。專爲禁烟。卽爲漏銀。烟禁仍開。銀盡可待八也。夫國家所恃以治天下者法也。民所以恃以納稅課通貨物者銀也。今法窮于夷。銀盡于夷。雖欲戢兵。其將能乎。然

大局旣壞。攻補兩難。而徒責今日之庸醫殺人。則亦未爲平允耳。

壬寅之冬。予見通商議款。抄傳在外。因答友人書。論其事。以爲今日之英吉利。非金之比。今日之

天下。非宋南渡之比。諸大臣忍于欺

天聽。而不能瞞江浙耳聞目擊之鄉愚。濮馬等足以恐嚇諸大臣。而不值野老農夫之一噓。蓋憤激之語也。續見劉中丞致三帥書。指陳後患深切著明。而法窮銀盡二語。足以包掃通商後一切弊端。惜其言行之不符也。何者。白門之撫。耆伊二相成之。二相之來浙。中丞使之當

日保薦伊相明明爲請撫作張本。若謂二相之撫敗于失策。則何以同時在浙。不身入局中而謀之。予故謂其救目前之急。又欲惜身後之名。非刻論也。試閱其後。所謂攻補兩難。和戰俱敗。比于醫之用方藥。以爲硝黃參朮之不善用。皆能殺人。然則耆伊請撫。比之于醫。固東垣景岳之流弊也。今有主人在外。聞其家人之病也。示之曰。亟召某醫來。及醫以誤治而輕者劇。重者死。主人能毋悔其擇醫之不慎乎。劉固知硝黃之不效。故急而求之于二相。及其用參朮也。則向之瞑眩者。易而爲沈痼。于是束手而歸咎于大局。遂倡爲攻補兩難。和戰

俱敗之說以自諉。是何異庸醫之殺人而以為是有命焉。不可強也。無怪用硝黃參朮者之襍試其技。而草菅人命之不惜矣。嗚呼。此局外論成敗之淺見。而豈謀國者之用心哉。

中西紀事卷之十

江上塞安

臺灣之獄

道光二十一年間。英夷舟過閩洋。屢犯福建之臺灣。皆敗焉。初。英人修粵東燒烟之怨。數以舟師分寇閩浙間。時任福建總兵官達洪阿。臺灣兵備道姚瑩。先後調集官兵。鄉團防其內竄。值定海廈門相繼告陷。遂窺臺灣。二十一年秋八月。有夷舟駛進雞籠口。對二沙灣之礮臺開礮攻擊。鎮道督師抵禦。亦開炮相持。適副將邱鎮功手發一炮。正中夷舟。折其桅索。夷舟倉皇退出口門。衝礁立碎。紛紛

落水死者無數。我師乘機亟進。生擒黑夷百餘名。並刀仗表甲及夷圖夷書等件。奏聞奉

旨嘉獎。九月夷舟復犯雞籠。毀我兵房。率眾登岸。我師自炮臺伏兵邀擊。轟斃多名。久之始退。二十二年壬寅春正月。夷舟三犯大安港。見我軍防守嚴密。不得進。越日有三桅大船拖帶杉板游奕于大安港外。遙見我軍旗幟。振舵北駛。于是鎮道等謀以計誘入口內。擒之。密飭所募漁船之粵人與夷船上廣東漢奸操土音。請任嚮導。誘之自土地公港進口。爲暗礁所擊。擱淺中流。官兵鄉勇乘危邀擊。遂俘其眾。生擒白夷十八人。紅夷一人。黑夷三十人。粵東

謹奸五人由五百里提聞奉

上諭覽奏欣悅。大快人心。該夷上年窺伺臺灣。業被懲創。復敢前來滋擾。達洪阿姚瑩以計誘令夷船擱淺。破舟斬馘。大揚國威。實屬智勇兼施。不負委任。允宜特沛殊恩。以嘉懋績。達洪阿著加太子太保銜。姚瑩著加二品頂戴。欽此。先是雞籠之捷。俘夷訊供。竝所獲夷圖。夷譯奏奉

上諭覽奏均悉。昨据奏逆夷復犯臺港。經該總兵等生擒夷人漢奸多名。該逆夷中必有洞悉夷情之人。究竟該國地方周圍幾許。所屬國共有若干。其最爲強大。不受該國統束者。共有若干人。英吉利至回疆各部。有無旱路可通。



平素有無往來。俄羅斯是否接壤。有無貿易相通。此次遣來各僞官。是否授自國王。抑由帶兵之人。派調著達洪阿等逐層密訊。譯取明霍供詞。据實具奏。毋任諱匿。欽此。維時。擒獲監禁之紅白夷中。有紅夷頭目顛林。夥長律比。及漢奸黃舟。鄭阿二等。皆粗曉文字。顛林素工繪事。黃舟兼通譯語。使通事往來傳說。以廣東土音繙譯出之。其顛林所繪之圖。復令律比從旁參校。爰撰爲英吉利圖說。驛呈御覽。是役也。正值定海陷後。逆夷擾及浙東之時。奉旨訊取夷供。又所獲多鎮海甯波營中之物。奉

硃批。逆船必係由浙而來。飭卽從嚴根究。果据夷人漢奸

供稱。漢鼎查在定海。遣夷目顛林漢奸黃舟等。以重資來臺。窺探欲行勾結。尋卽被獲等語。尋奉六百里

廷寄。臺灣爲閩海要區。向係該逆垂涎之地。此次駛入逆船。復經該總兵等殲勦。難保無匪徒闖入。冀圖報復。現據奕山等奏。逆夷有遣人回國添調兵船于明春滋擾臺灣之語。該總兵等于一切堵勦機宜。自必先事預籌妥洽。現在情形。若何有無續來滋擾。萬一該逆大隊復來。該處駐守弁兵及招募義勇。是否足資抵禦。其如何定謀決策。層層布置。可操必勝之券。著達洪阿等會同王得祿。悉心定議。一并會銜具奏。並著怡良等密速確探。現在情形。據實

奏聞毋再遲延等因。欽此。時提臣王得祿業在澎湖病故。而怡良方授閩浙總督。廈門甫經收復。而該逆大幫近在鼓浪嶼。懼其窺臺不得逞。則仍將棄疾于廈。一聞粵東咨會之來。輒欲從權羈縻舊制。臺灣歸閩省管轄。以遠在海外。特加兵備道三品銜。得與鎮臣專摺奏事。雖籠之捷飛章入告。陳明事關隔海。恐由督臣轉奏。稽滯軍情。未便固執。然猶照常驛遞。不敢傳遽以聞。比奉

硃諭。嗣後有攻勦夷匪摺件。由五百里奏報。如大獲勝仗。即由六百里奏報。于是大安之捷。遵

旨由五百里馳奏。而嗣此關涉夷務之奏報。驛遞入都。疾

置相望。閩督旣憾功不自己出。又以夷人性好報復。亟致書沮之。而鎮道業已得。

旨。訊供澈底根辦。不數月。夷匪犯江。白門撫事之局成。而鎮道冒功之獄起矣。

方英人之內犯也。其大幫船隻。皆在鼓浪嶼口。意欲兼踞臺厦二港。以通粵浙之路。于是鎮道於籌辦堵剿議中。奏稱現在夷囚監禁在郡一百六十餘名。解省既有不可久禁。亦非善計。甫經奏請。

訓示未奉。

批回。倘大幫猝至。惟有先行正法。以除內患。報可。一時風

聞至廈鼓浪夷酋不勝其憤虛聲洞喝又脅令廈門郊商寄信入臺調將稱兵大舉劫取俘囚以逞報復閩督聞之懇亟令泉州知府飛函轉達屬將所獲之夷人漢奸悉數解至內地欲以市德于夷而紓其禍鎮道相與謀曰大府之意殆欲藉以退鼓浪嶼之兵適足爲該夷所紿耳今察看該夷其勢甚銳而其志益驕方視廈門如囊中物又安肯以此百餘不甚愛惜之累囚而自棄其必爭之地哉地不可反而先示之以弱不如殺之遂以五月提取訊供除顛林等九人及黃張二漢奸奉

旨禁錮外餘悉斬之于是鼓浪夷酋聞而切齒因徧張僞

示傳播廈門。誓將甘心于鎮道。閩督愈懼。是年秋。白門議  
欵。准在福州廈門通商。爰飛檄臺中鎮道。釋其餘俘。時夷  
酋又慮事有反覆。更遣夷官身自渡臺。請之鎮道。以事關  
就撫之後。又見夷情恭順。許卽遣員護送至厦。凡夷目顛  
林律比等九名。散夷二十五名。自台起解。行至澎湖。守風  
兼旬。到厦稍遲。譌言四起。因之鼓浪夷酋橫加誣謗。以爲  
臺中兩次俘獲。均係遭風難夷。而鎮道乘危徼功。心所不  
服。又以臺厦二港相距甚近。非謀逐鎮道。不足以逞其欲。  
乃詭詞愬于江浙閩粵四省之大吏。脅令上聞。欲以此抵  
鎮道罪。一時諸大吏怵于夷威。又慮兵端再啟。各据夷人

遞詞奏請

欽派重臣。謝其獄。遂奉

旨。交閩浙總督。怡良。渡臺查辦。於奉

廷寄。倘此案稍有隱飾。不肯破除情面。以致朕賞罰不公。不明。又誤撫夷之局。將來朕別經察出。試問怡良當得何罪。凜之慎之。欽此。制府既奉

明諭。不欲誤撫夷之局。正欲從權完案。而臺中士民無肯爲夷人作證者。制府方欲据風聞定讞。適有在臺候委之閒員。素與鎮道有隙。又欲藉以干憲媚夷。自願呈遞清摺。認明干證。獄詞遂具。一時公論冤之。方制府之渡臺也。正

欲傳

旨逮問。而郡中兵民見其騶從前導。相與喧闐不已。次日復人持香一炷。赴愬行營。經鎮道拊循遣散。續据全臺士民遠近。犇赴合詞申理。制府懼激變。身坐堂皇。受其詞直而遣之。然已胸有成竹。遂以踰年正月。宣傳

上意。迫令鎮道具供。以兩次夷船之破。一係遭風擊碎。一係遭風攔沈。實無兵勇接仗之事。据以奏聞。又稱此事在未經就撫以前。各視其力之所能爲。該鎮道志切同仇。理直氣壯。卽辦理過當。尙屬激于義憤。惟一意鋪張。致爲藉口。指摘。咎有應得。達洪阿姚瑩不敢堅執前情。呈遞親供。



求爲奏明治罪等因奉

旨逮鎮道人都交刑部會同軍機大臣訊結議擬奏聞奉  
上諭該革員等呈遞親供朕詳加披閱達洪阿等原奏僅  
据各屬文武士民稟報竝未親自訪查率行入奏有應得  
之罪姑念在臺有年于該處南北兩路匪徒疊次滋擾均  
能迅速藏事不煩內地兵丁尙有微勞足錄達洪阿姚瑩  
著加恩免其治罪業已革職應毋庸議欽此按此次該夷  
遞詞申理意在逐鎮道以快其私非徒爲正法之夷人報  
仇也在未奉查辦之先見夷人徧張僞示鎮道照錄上聞  
竝致書閩督謂夷情詭詐多端難以理喻又未可遽以鎮

道之故致礙全局。復啟兵端。惟有仰乞據情代請先將鎮道撤回候

旨。一面善與之言。不失

天朝之體。而彼一旦去其所忌。似亦无所藉口。惜閩督不能先事預籌。及衅之既作。又欲以私憾構成其罪。幸

聖明用意深厚。洞悉前情。惟始終不欲誤撫夷之局。故僅示薄譴完案。迨

今上御極。頒示謄黃。特爲二臣湔雪。其論遂定。厥後二臣先後起用。卒荷

兩朝寬大之恩云。

臺灣之獄。外則耆相主之。內則穆相主之。怡制使之查辦此案。竟以莫須有三字定讞。固由伎功。亦奉政府枋臣指授也。當日賓鎮道于効典。輒以恐誤撫夷之局。一語奉爲金針。豈知

成厝深識時事之艱。不欲諉過于臣下。而

今上在青宮之日。已微窺其不得已之苦衷。故于三十年駈逐洋艘之後。始將前後議撫諸臣。明正其罪。又于林文忠外更平反閩中鎮道一案。

頒示騰黃布告天下。謂穆彰阿傾排異己。如達洪阿姚瑩之盡忠盡力。有礙于己。必欲陷之。于是此案之是非得

失遂爲千秋定讞矣。自庚子辛丑以來。四省調防。悉索不給。惟閩之臺灣。蘇之崇明。孤懸海外。而官紳一氣。均能自爲堵禦。不煩內地一兵一矢。崇明風氣剛勁。紳民同心僇力。有備无患。具見裕帥二十一年章奏中。若臺灣兩次戰功。皆有奏報之。崔據徒以斬戮夷囚。遂生事後波瀾。在該吏諱敗誇強。曾何足責。而怡督昔撫粵東。不埒和議。一旦升任閩浙。懲廈門之前車。茶然自喪。其生平而不顧袒夷抑民。因而歸其罪于官。在鎮道過則歸己。固臣子之本分。乃至竝當日保奏議敘之官紳。一概撤銷。亦已過矣。

增錄姚兵備

瑩

上閩督論斬夷囚書

見東溟後集

差回奉到二月二十四日書。繫念臺臺示以持守之大。猷不在爭鋒于海上。乃金石之論。惟逆夷犯順。于今三載。惡貫滿盈。神人共憤。某未嫺軍旅。勉力從戎。幸蒙聖訓。指示機宜。未致貽誤。乃荷。

天恩迭被。迥異尋常。曷勝皇悚。所有辦理情形。具詳公牘。諒邀垂鑒。昨又奉

旨復訊夷供。已連日督同府廳。再加研訊。具得其情。謹會同達鎮軍。据實覆奏。並繪圖說進呈。竊意夷雖強本亦烏合。各島黑夷而來。與我爭利者。紅白夷也。其人少每

船僅數十人。餘皆黑夷。愚蠢無知。惟仰食于紅白夷。工資口糧。所費甚巨。今閉市久。夷之錢糧无所出。其所喪失亦復不少。夷以貨財爲命。兩年以來。貨皆賤價私售。折耗資本。不可勝計。情勢亦必中絀。則求通市之心。自必益亟。特狡詐性成。乃更揚爲大言云云。復以大兵前來。水陸並進。脅令閩人在蕃貿易者。爲之致書廈門。郊行以給我。復釋富饒之區。沿途騷擾。以脅我。凡此無非急求所欲耳。且聞夷人孟加刺地方。屢爲東印度旁國所敗。虜其將士婦女千餘。夷必回兵往援。若我更堅持三月。夷將內潰。惟諸將迭經挫衄之後。怵于夷威。未知

能計及此否。臺灣前獲夷犯已遵

旨分別留禁正法。泉州沈守兩次來函。深以夷人性好報復爲言。嘗熟思之。夷性畏強欺弱。我擒其人。久而不殺。彼以我爲憊。彼是明示之弱也。沈守又以舟山廈門失守爲夷人報復之證。試思夷初至舟山。非有所仇也。近至上海。又豈有仇乎。此書在壬寅五月。正上海失守之時。逆夷垂涎臺港已久。卽不殺夷囚。彼亦可以破舟喪寶。索償于我。前所斬溺之夷。无不可爲報復之詞也。不殺徒自示弱。殺之猶可壯我士卒之氣。惟當安撫人心。益修守備。嚴拏奸民。盡心力而無懈耳。兩軍對仗。勢必交鋒。非我殺賊。卽

賊殺我乃先存畏彼報復之見何以鼓厲士卒乎。愚昧之見伏祈訓示。

又奉逮入都上浙撫劉韵珂書

某與達鎮軍以擒斬夷俘爲夷酋譴愬大帥相繼糾彈。更有摭拾浮言爲夷之助者致干

震怒逮問入都既負

聖明特賁之恩又幸上臺知薦之德皇悚難言即當赴省候文就道不得面辭歉仄尤深在泉州承明諭原奏未嘗不是惟斬夷太急再逾兩月則撫議成而事可免又謂鎮道此行非辱甚矣大君子持論之允也願一得之



愚。尙有未白于左右者。今當遠違率敢布其區區。幸垂察焉。今局外浮言。不察情事。言鎮道冒功。上干

天聽。夫冒功者必掩人之善。以爲己美。未有稱舉衆善而。以爲冒功者也。鷄籠之地。距郡程十日。大安稍近。程亦五日。皆在臺之北。竟兩次檢夷。均非鎮道身在行間。惟。据文武士民稟報之詞耳。自古軍中驗功。皆憑俘馘。旂。幟。鎧。仗。有則行賞。故人人用命。非如獄吏以摘奸發伏。爲能。是以周師耀武。史有漂杵之文。項羽自刎。漢有五。侯之賞。所謂兵貴虛聲。寬則得衆也。雞籠之破。夷舟雖。似衝礁。大安之破。夷舟雖云擱淺。然臺中掇甲之士。不。

懈于登陴。好義之民。咸奮于殺敵。乘危取亂。未失機宜。夷舟前後五犯。臺洋草島賊船勾結于外。逆匪巨盜乘機數亂于內。卒得保守巖壘。危而獲安。未煩內地一兵一矢者。皆賴文武士民之力也。第無以鼓舞而駢策之。焉能致此哉。況當日各路稟報。皆稱接仗。計誘所獻夷囚炮械衣甲圖書。既驗屬實。復有綠營旂幟軍衣刀仗。浙撫營官印文火藥道里數冊。實係騷擾內地之兵船。其時夷焰方張。蹂躪數省。荼毒我民人。戕害我大將。朝廷屢有專征之命。聞外曾无告捷之師。

宵旰憂勤。忠良切齒。郡中得破舟擒夷之報。咸額手稱慶。

謂海若効靈助我文武士民殲茲醜類亟當飛章入告  
上慰

九重焦憤之懷且以張我三軍挫夷銳氣在事文武方賞  
勞之不暇豈爲鎮道不在行間功不出已遂貶損其詞  
哉鎮道原奏皆據稟報彙敘未言鎮道自爲卽文武原  
報亦未沒士民所獲士民亦未控文武攘其功者怡憲  
渡臺逮問鎮道成算早定一時郡兵不服其執洵洵鎮  
軍恩變親自拊循慰諭乃散翌日猶人持一炷香赴欽  
使行營泣懇而全臺士民遠近奔走僉具呈爲鎮道申  
理者皆未邀夷案議敘之人也雖憲批不准然皆已受

其詞在案可稽。則鎮道非有冒功之心明矣。雞籠夷舟到口三日後乃開炮。我兵亦開炮相持。大安夷舟實爲漁人所誤攔淺。兵民因而乘之。當日陳詞初非臆逆。詎逆夷就撫後。追恨臺灣掄斬其人。徧張僞示。以爲中華之辱。莫甚于此。計逐鎮道以快其私。大帥相繼糾衆而臺灣冒功之獄成矣。在諸臣創巨痛深。以爲甫得休息。竊懼再啟兵戎。謀國之意。夫豈有他。正月二十五日欽使渡臺至郡。二十六日傳。

旨逮問。以所訪聞令鎮道具詞。某與鎮軍熟計。夷人彊梁反覆。今一切已權宜區處。膚想之詞。非口舌所能折服。

鎮道不去而夷或至必不能聽其所爲夷或別有要求  
又煩

聖厯大局誠不可不顧也且勸出夷人若以爲誣夷必不  
肯服鎮道

天朝大臣不能與夷對質辱國諸文武卽不以爲功豈可  
更使獲咎失忠義之心唯有鎮道引咎而已蓋未撫以  
前道在揚威厲士旣撫以後道在息事安民鎮道受  
恩深重事有乖違無所逃罪理則然也且上年十二月初  
三日鎮道見夷僞示卽照錄具奏自請撤回查辦其摺  
在口守風聞欽使已奉

旨渡臺。乃追回抄呈怡憲。舟次繕摺猶存。今以罪去。誠乃  
本懷。將來入都亦必如前請罪。以完夷案。惟大君子有  
知已之感。區區微忱。不敢懷匿而去。幸維亮鑒之。

中西紀事卷之十一

江上蹇安

五口衅端

自壬寅通商後。五口之間。華夷錯居。衅端叠起。今據邸報及外洋新聞紙之符合者。件繫如左。其粵東入城一節。爲中西爭競一大關鍵。遂爲後來入寇天津京師之張本。別詳下卷中。

壬寅五口之通商也。

成唐以耆相爲原議之人。特授兩廣總督。叅

頒給欽差大臣關防管轄五口通商事宜。此後華夷交涉

之件。外洋不得其平。則赴愬入粵。而耆相亦屈意羈縻。無不俯徇所請。屬階之梗。實始于此。閩中自增給福州一口。地居省會。閩人聞其在粵東。請入會城。爲粵民所格。亦欲援例阻之。道光二十四年。夷舟至閩時。劉韻珂任閩浙總督。有英之領事官李某者。照會有相商事件。請入制署面議等語。制府不得已許之。迨經面晤。請立通商馬頭。欲于會城內外。自南臺起至烏石山起造洋樓。南臺在城外河下。烏石山則城內之名勝也。制府難之。旋有閩中紳士許有年等聯名稟阻。且援粵東上年之案。制府據以照覆。領事怒。乃申訴兩廣督臣。謂二十三年粵人阻止入城之議。



係大府藉端推諉之詞。今閩人又將效尤。請卽照會閩督。加意彈壓等因。旋准者相照復。稱和約第二條所載領事官住五處城邑。並非專指城內而言。今百姓同聲疑阻。豈能遽治以違抗條約之罪。至十一條內言明兩國屬員往來平行照會。此乃文書往來。非指住處。未可牽引比附等因。維時正值交還欠款之期。照白門原約付過甲辰年銀共二百五十萬。應將定海之舟山。廈門之鼓浪嶼。退還中國。于是英公使之在粵者。照會者相言。該國領事在閩。應照原約准在福州城內建造洋樓。今既不許。恐交還鼓浪嶼之約。亦將背盟等語。復經閩粵兩省督臣與之往返辯

論堅執不移。始據該夷照會。請以二日退還鼓浪嶼。但退還之後。仍請在彼建造房屋。復准者相照覆。言約內但有五口居住之說。是福州廈門可以建造房屋。鼓浪嶼不得建造房屋等因。然該夷已執之如左契矣。李領事初欲在城內白塔寺附近地方賃屋居住。居民阻之。其後卒援福州建造房屋之議。擅入城中。佔居烏石山之積翠寺。閩人力不能阻。以爲虎頭生角。形家所忌。歸咎于當事之不善處分。殃及一郡生民。而劉督亦尋以劾去矣。

甯波之通商也。越二年有夷人在甯波市中。以細故口角。擅殺鄞縣平民二人。稟請地方官相驗填格。飭令交出首。

從凶犯查白門原約領事官住扎各口。遇有華夷交涉事件。應由地方官會同該國領事官查辦。而領事夜郎自大。有事輒詣監司署中面議。不識府縣也。于是甯波府縣上其獄。請由甯紹台道照會該口領事查緝。首從凶犯會同訊明正法。旋准領事託以凶犯逃逸。應俟通緝解到辦理。等因。嗣經事主查明凶犯二人實潛匿洋館中。恃領事爲護符。于是居民洶洶謀糾衆入館。劫出凶犯。地方官懼激變。一面飭止。一面飛咨到粵。請示辦理。粵之領事謀于粵督。請飭解赴粵中。由總領事訊明正法。經者相咨回至浙。浙之大吏亦相與掩耳盜鈴。其事遂解。自此交涉華夷事。

件。非惟地方官不能繩之以法。卽大府亦依違遷就。圖順夷情。不復能平其曲直也。

滬中通商。遂爲五口之首。外洋貿易之暇。輒駕三板船到處游奕。而英人爲尤橫。道光二十七年夏。有夷民麥都思等舟泊青浦縣地方。與居民口角起衅。遂有青浦看守減歇之糧艘。集舵工水手人等助之。相與拮擊。夷衆受傷壞其船隻。于是在滬之領事聞之。自詣上海道。請按問主者。窮治首從。觀督素惡英夷之橫。又以事關地方。不應越訴。乃謾語以鬥毆細故。不足深詰。領事怒語侵觀督。適持長枋摺疊扇在手。乃以扇拍觀督之首而擊之。觀督拂衣而

人語上海大尹曰番漢襍處平民鬥毆此犬兔之逐耳。執民以媚夷。吾不爲也。夷人求直不得。乃遣其副領事羅伯孫等六人乘舟至江甯訴于制府。時李文恭公星沅方奉命授兩江總督蒞任未久。適操閱綠營兵。忽飛報有火輪夷船二泊下關。制府大驚。亟傳令停操飭文武員弁馳詣下關偵之。乃知其自滬中來也。夷酋要以入城面見制府。訴其事。制府遣人止之不可。乃傳詢文武員弁中二十二年之在江甯者。則以撫事定後三帥相見于上江考棚。用平行儀注對。遂以越日遣員弁導夷酋入城。禮畢。因訴稱青浦被毆及上海道不爲申理等情。於船隻貨物之被毀。

劫者計若干萬制府權詞撫之令其回滬聽候奏請查辦  
夷舟乃以次日起旋去制府方奏委江甯藩司赴滬查辦  
適耆相自粵東內召回過江蘇遂奉

旨讞其獄于緝治青浦水手外又以賂款作賠款完案是  
役也上海道怒其哮闕欲以此稍挫其鋒而耆相煦煦然  
唯恐傷其意卒賓觀督于劾典予時在江甯聞文恭初欲  
援舊檔禁止夷人入城旋恐有誤撫局從權許之然以此  
悒悒不懌者累日又當夷酋入城之際白門人以壬寅報  
恩寺之怨詳八卷相與諠譟夷兵呵而逐之居民競拋磚石  
擲及其酋導行之員弁委曲調護歸以告制府制府默然

踰年遂以微疾乞養歸。自此夷人在滬竝監司亦弁髦視之。不數年而有通賊通夷之案。

咸豐三年春。粵逆洪秀泉楊秀清等陷江甯。三月有上海夷人乘火輪船泊下關。久之乃起旋去。越五月而上海劉麗川之難作。先是粵匪以上年八月攻楚南時。兩江督臣陸建瀛奏請閱兵九江。察看沿江要隘。其時有倡守江之議者。謂夷人自就撫通商以來。甯波上海等處均有舟師停泊。以防海盜。若遣員赴彼。與該國領事人等商派火輪船入江助勦。昭以重賂。足備不虞。值制使以閱兵中止。遂寢其事。是年賊破江甯。湖南提督向榮奉

命爲欽差大臣。以長江水師不備。爰檄蘇松太道吳健彰。續議商行。而上海之領事水師人等。皆以不助官。亦不助賊。吳知其不可。另募紅單夾板船以應之。維時突傳聞有夷船抵下關。洪楊兩逆意其爲大兵之借助也。挾腐鼠而嚇之。其人曰。爾無我虞。今日之來。以求通市耳。乃徐出其所帶洋鎗火藥。以示賊軍。兩逆則又大喜。遂鼓吹迎夷酋入城。聯教通欵。而領事頗以此收漁人田父之獲。一時白下人心皇惑。見洋艘猝至。助官助逆。傳聞異詞。而該夷來往賊營。踪跡詭秘。其有無受賄勾結情事。莫能得其詳也。是年秋八月。賊陷江蘇之上海。其首劉麗川者。粵東寄居。



在滬之客民也。其起事也。與金陵之粵逆不相聞。而欲自東路句之入寇。以窺蘇杭。時有上海之領事曰溫那治者。原文三字皆加口旁劉逆聞其曾通款于金陵。求寄書爲之先容。領事許之。乃託貿易爲名。遣火輪船二。攜帶洋鎗火藥。駛赴江甯。行至鎮江。而事敗。時大營有巡船在鎮江江面。見有外洋火輪船二隻。游奕江上。形跡可疑。乃率水勇徑造其舟。拏獲洋鬼二名。於洋鎗火藥等件。詰之。稱係上海領事所遣。旋又于艙內搜獲偽信一函。偽摺一件。函卽上海領事溫那治寄與賊目內稱。三月間在南京蒙相待優厚。於爲照顧貿易之事。我兄弟等同在教中。決不幫助官兵。與

衆兄弟爲仇。今寄來火器若干件。火藥若干斤。卽祈早爲脫售等語。又稱帶有劉麗川奏摺一通。僞摺內稱臣劉麗川廣東香山縣人。向因貿易寄居上海。見官激民變。首先率領衆兄弟起義。數日之間。克復三城。封儲倉庫。以待大兵之至。並獻寶刀一柄。以表忠忱等語。時兩江總督怡良駐節毘陵。訊供不諱。當咨會兩廣督臣請窮治其獄。而該國遠在數萬里外。領事之通賊。非其國主所得知。兩制使恐誤撫局。又以內患方殷。不遑究詰。遂寢其事。時吳健彰方在蘇松太道任內。昔年與劉逆同在洋行有舊識。劉逆至滬。欲藉此出入道署。爲招權納賄地。吳聞其在滬所爲。

多不法。又以身居監司。引嫌避之。劉逆不無觖望。適聞道庫所收關餉甚饒。起意窺伺。乃糾集滬中寄居之粵民。及福建之青巾會。江右南贛一帶之編錢會。數日間得黨羽不滿二千人。闖入縣城。首戕上海知縣索祖惠。遂擁入道署。正以兵刃脅吳道。突有洋館頭目格叱之。遂擊吳道去。逆黨乃劫庫中關餉。徧張僞示。尋踞其城。其僞示則蓋用洋行公司鈐記。一似有夷人主之者。續有同鄉某商歸自上海。予詢其本末。則言城陷之日。河下商販凡與外洋貿易者。率有公司通事主持其間。送往迎來。畧无阻滯遺失。其後官兵與賊在城外交仗。皆不越洋館一步。所劫關餉。

銀兩不數日間悉鎔化爲番蚨。不可識別。此皆目擊之語。然則是役也。溫那治之預逆謀。雖无確據。而力能救關道于呼吸之間。玩凶徒于股掌之上。洋行公司之鈐記。何以得之逆手。關稅銀爐之火烙。何以悉化番蚨。種種疑竇。其爲該領事暗遞消息。不問可知。迨寄書敗露。則真贋鑒證。雖百喙不能辯也。又聞劉逆踞城年餘。商賈遷徙而夷人以此獲龍斷之利。是其借爲奇貨之居。欲收漁人之得。實狡詐之尤者也。

上海之陷也。大令死焉。而吳道以避入洋館。捏稟公出規脫處分。查該道出身之由。係粵東人向在洋行充當公司。

幫辦與夷人來往頗密。後積貲援例得候補道。分發浙江。旋改調江蘇補上海道。上海自奏准通商以來。夷人寄居日衆。其勢日橫。二十七年青浦之役。大府恐誤撫局。咎該道不善辦理。自此前後蒞事者。率以和番稱勝任。吳道向年在粵熟識公司領事人等。益以此有水乳之合。劉逆謀劫關餉。領事實預知之。而以吳道之故。不得不兩全其好。迨該道經督撫奏參革職。仍准隨營效力贖罪。旋据言官參劾。以該革員通夷養賊。又預將關稅銀兩運回原籍。奉旨交兩江總督會同江蘇巡撫嚴訊審結。奏聞奉  
上諭吳健彰被參各款。經怡良等遵旨嚴鞫。雖訊無通夷

養賊侵吞關稅各情。惟以現任地方與本管之洋行商賈  
往來酬酢。不知引嫌。致賊攻陷上海。該革員既不能堵禦。  
避居洋行。捏報公出。情節較重。著從重發往新疆効力贖  
罪。欽此。吳道鎔謀大營。據稱前後墊用軍餉共十九萬三  
千有奇。又添置拖帶船隻。復經向大臣奏稱。該員尙屬有  
用之材。惟其所犯原案。臣未知其詳。當卽函詢江蘇撫臣。  
旋准覆稱。該革員被人叅奏。通夷養賊。業經嚴密確查。佐  
證卷宗。然无其事。又所稱將關稅銀兩運回原籍。經粵中  
督臣升任浙江撫臣等先後飭查。毫无影響。惟其在任與  
洋行商賈往來。不知引嫌。致招物議。及賊陷上海。捏報公

出規避處分。是其應得之咎。可否仍將該革員暫留臣營。効力贖罪。如不得力。卽遵

前旨。仍請發往新疆。不敢稍涉回護等因。奉

旨許之。查該道前在粵東交通夷商。後任上海復循故智。至劉逆既有舊識。又悉其在滬所爲。卽當破除情面。訪拏遞解。先事預防。一旦變生意外。又復臨難偷生。逃避洋館。核之言官所稱通夷養賊。實非無因。惟關稅銀兩運回原籍一節。則茶商之歸自上海者。不特語皆目擊。而攜回易貨之洋。均係一律新板。鑿鑿可據。惟蘇撫承讞是獄。但稱咨會粵浙。毫無影響。而于關餉被劫之實據。不欲訊取。崔

供。毋亦因事涉夷人而諱之歟。

以上各條皆壬寅五口通商後事。爲夷人得步進步之張本。然語有徵實。非稗野之得自傳聞者。凡中國奏咨之件。以及與外洋照會照覆之書。大都就原文聲敘。有刪無改。昭其信也。閩中一案。初但知其入城見制府及佔居烏石山之事。後閱梁中丞章鉅叢談瑣記等書。僅具大畧。但以此咎閩中當事。而不知其皆受耆相頤指也。頻年奉差至滬。日至洋關索閱新聞紙。與夷之稅務司漸熟。一日偶見其案頭有繙譯中國文字盈帙。取視之。則粵東壬寅以後之檔案。乃英人陷粵時所得之制。



署者索抄不可。乃逐日手錄數十紙。閩事之本末最詳。者相實陰主之。青浦之獄正者相內召入蘇查辦。公文咨會到粵而已。故此條但言二十七年。據兩江總督李咨稱。英人麥都思等。在青浦地方與水手爭毆受傷。英官羅伯孫赴省呈控等語。其與上海道齟齬。不爲申理。始行越控。則據滬中商報。若江甯入城之顛末。則又予所目擊者也。咸豐三年劉逆之役。由江督咨會入粵。予時方攝安仁篆。急遽過境。因得記其梗概。又參以茶商所述情形。其爲夷人左右之明矣。夫華夷門毆一細故耳。而懼夷人之怒。遂真監司于劫典。以溫那治交通粵。

滬兩路之賊贓。證鐵憑。而葉相不能行文該國。主治其  
叛盟通賊之罪。中國可謂有人乎。粵中檔案不慎收藏。  
令外洋得之。繙譯推求。遂起天津殺耆相之獄。詳後卷且  
以彼國一稅務之微員。猶知講求中西掌故。以備通商  
照會之稽核。外夷可謂無人乎。上海之收復。徒爲夷人  
肅清港口。俾便通商。而鵲巢鳩居。其勢已不可復返。徙  
戎之患。伏莽基之。竊懼東南異日之憂。不在長毛而在  
椎髻也。

附記借助夷兵克復上海檔案

劉逆以三月八日陷上海。連陷松江之川沙。廳青浦南。

滙及太倉之嘉定寶山等縣。聲勢響應。本地土匪先後  
投降。負隅日固。官兵疊次圍攻。不能得手。時吉爾杭阿  
任江蘇巡撫。督辦軍務。謀設長圍。斷其餉路。而北門之  
洋涇濱。爲洋行出入之路。周圍十里。築牆樹柵。官兵不  
得立營壘。而賊得于北門外洋行之南首。據陳家木橋  
堅壁。以通火藥糧餉之接濟。觀此則賊通夷人之顯證  
茶商所云對仗不得過洋  
館一步又官兵不得  
立營壘之左證也官兵束手。中丞伐交之計定。乃謀  
于各夷領事。是時賊勢日熾。雖素畏夷人。不敢撓其鋒。  
迨實逼處此。于貿易殊多不便。于是佛郎西提督辣呢  
爾。首請助順。復與英吉利領事阿利國。商暫讓南首馬

路地方。聽憑官兵築牆扎營。而彌利堅有房屋七處。坐落牆外。一經對仗。必被賊毀。彌人有難色。中丞乃許估價買回。遂行定議。官兵移營扼陳家木橋口。四年冬。官兵先擊退陳家木橋之賊。步步爲營。距堙而攻之。十二月二十日。官兵水陸並進。佛郎西亦起兵發大炮相助。六門約期並發。皆備雲梯。而該逆自城上鎗炮火包密如雨下。兵勇不得上。時北門對郭之地。有屋一間。高與城齊。官兵得而據之。俯視城中。放炮下擊。連斃紅衣賊目數名。日有斬獲。二十七日。賊沖撲陳家木橋官營。聲言搶奪洋涇濱洋行。各夷人督兵防備。俟其撲近。新築

墻垣與官兵并力擊之。賊又抄襲陳家木橋營後。亦被官兵擊退。追至城濠。擒獲僞將軍林阿朋斬之。三十日官兵攻城失利。陣亡三十餘人。受傷者百餘人。五年正月朔。中丞繞城查看。見城中之賊僅開放鳥鎗對外轟擊。並無大炮。知其火藥將盡。乃密傳號令。期以夜發。是夕賊見官兵失利。又值元旦之期。開筵宴飲。醉者大半。方二鼓有南門百姓偵得之以告。遂爲官兵嚮導。由東南二門梯而入。賊衆潰亂。一時覓兵械鳥鎗措手莫及。遂謀竄走。首逆劉麗川帶領百餘人乘亂放火。由西南門城缺縋城而逃。總兵虎嵩林督兵追至虹橋地方。經

廣西官兵上前圍截。生擒劉逆斬之。時官兵攻其東南。佛兵禦其北。又分派將弁統帶拖罈船截其由江入海之路。遂操全勝之算。以上皆據蘇撫原奏云云。若夫溫那治始助之而終棄之。正所謂利盡而交疎者。若賊勢不窮。則推其波而助之瀾。其爲患可勝道哉。